

徂徠集

八

145  
101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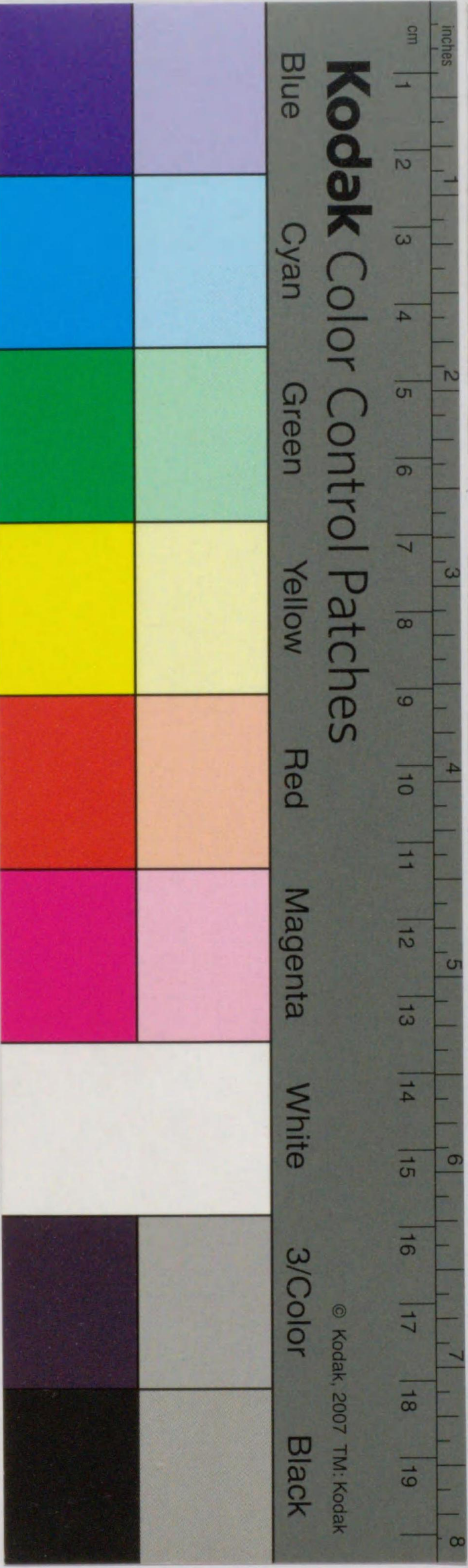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物茂卿著

此書籍八書買

及質取等ヲ禁ス

書牘五十五首

與富春山人

足下業已浮慕子陵之迹稱富春山人焉乎子陵能

超然文叔而足下乃不能超然不佞也不佞果勝文

叔而上之邪祇足下足橫不佞之腹上者未卜何日

矣為之如何獨怪足下傾心佛如來而得佛如來力

傾心不佞而不得不佞力物皆有因緣也哉大氏游



樂邦者釋迦送之彌陀送之今乃敬上人彌陀歟白  
禪師釋迦歟而送者送送者送則足下所游未必樂  
邦也邪雖然讀足下文誠大得江山助矣段使非樂  
邦乎亦真富春哉亦真富春哉所慮者羊裘惹人物  
色足下能忍寒邪千萬自愛今春令郎想已達矣大  
家團樂無處非樂邦耳信旋急不得詳之客星熒熒  
夜夜不勝東望之領疲也

又

白駒在谷足下其亦金玉爾音哉朴師歸後胡爾寥  
寥乎為也方其歸時遺余異竹杖二矣而本月十六

予為五十始也同社諸君子辱不遐棄儼然臨焉余  
不佞擊鮮醢醇則侑以白雪之歌者益滿堂云宴既  
散玩閱其卷中西盡乎西海矣獨東山之東未見一  
介之來將也豈吾道之未東歟則有足下在為足下  
母乃忘諸烏乎朴師養老之賜既用其一于家矣若  
彼于鄉之與于國則猶留其二者焉由此而往藉天  
之寵靈以得保犬馬之齒段使至於六十七亦師  
之賜也足下其善致意諸又聞之朴師語有洞岩先  
生者嫺于輞川衡山之技予欲往絹一幅郵致仙臺  
松島之勝不知能為役否嚮者摹示弁老遺墨予又



欲換以葉五臺。是迺足下所經見。雖然吾醉心昇州而洞岩之于五臺。不知其何如也。則不可得而言矣。令荆令郎亾恙。麟公雪濤近况何似。時下春寒復來。千萬自玉。

又

八月周南縣生來。會東壁于草堂。則相視不言。吾二人者。淚簌簌下也。蓋吾黨之士滿堂。而莫有足下也。蓋方今之時。吾黨之士傾海內矣。每會揚解稱詩。以至於酒酣。則吹竽鳴絃。簫笛遍和。莫不以爲娛矣。然何如吳門之時哉。居數日。有致足下書者。破緘如見。

足下面嗚呼。足下一何窮也。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奧與武相距殆將千里。豈能來哉。然讀足下書。猶昔者之壯也。尚能來哉。昔者縣生西歸。足下東去。朝日之出。夕日之入。邈焉如隔世。今縣生奉其君命。以來計其去。蓋在瓜時邪。足下其能及瓜時邪。則吾三人者得足下。其亦猶如吳門之時邪。詩一首附上。萬惟亮察。

子嚴亾恙。何以久無書問。獨麟雪濤何以一不齒及。朴上人何以遠游久不歸。

又



足下一書。連翩至也。壽詩及烟管之錫。果然坐我翠雲中矣。足下之善頌哉。容翁不能恣然乎。不佞之求而鳳洲之心畫。遂得與其心聲相從乎。一堂上為足下。從憑之力。不啻為不佞。誠亦為鳳洲矣。孰謂足下不愛鳳洲也。但於島圖念益。使人懷乎。奧之東弗已哉。令荊令郎。以恙朴翁善致意。扇頭詩一首。聊具謝意。此扇朝鮮物。蠻大如許。毋慮謂拙句污之也。千萬不出相思一字耳矣。

又

客歲得足下書於大年檄中矣。狂墨如故。羊裘以恙。各天之望。猶是千里比肩。豈深嗟之乎。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二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之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而不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渠無子。而孀瑩瑩乎。無所歸焉。渠親戚欲褫孀之橐而裸。余輩力爭之。迺免。又欲塔婆其冢。諸友人匍匐以救之。迺糾金買石而碑建之。俾百歲後識其為儒者墓焉。渠生平所著。不留其藁。諸友人百方求之。謄錄成卷者。僅二三焉。且跋其在遠者。悉集而後梓之。藁諸友人所為碑志。



及哭詩祭文以附其後庶足以不朽渠已足下豈忘  
渠衷甲以送時事邪足下藏渠詩若文則寫致之渠  
已散之魂庶亦來歸哉渠生平久要亦無過足下故  
敢告爾餘不具

又

往岡部氏致足下書而其所作報托人轉致不知達  
否香禪師來聞足下病狀令人驚惋足下何以得此  
隱曲閒病也善自慎諸不佞劣劣過日爾然頗能自  
娛是所以爲不佞矣書不盡言詩以發之不備

又附別幅

闊哉足下近况何似五月香老書至知足下浴病温  
泉也方其時不佞亦伏枕者久矣藉是不能作報香  
老又不能問足下一字中間功令所驅輿疾移居復  
有喪女之戚加以虛名所使權貴側目流言讒誣不  
佞乃以定力勝之則九止甌臾居室苟合秋冬之際  
疾亦漸瘥祇逝者不復返耳因思足下之喪鉄兒哀  
亦如之今與足下皆子子乎相望千里之外不知足  
下以何耗磨壯心邪不佞晚知天命業已作身後計  
以足下舊交故悉諸別幅足下其知之東壁遺文未  
能上梓末永七郎竟不至又聞朴道師西還足下落



莫可知已。孟光無恙，并曰之勞可想已。

不佞好古文辭，足下所知也。近來閒居無事，輒取六經以讀之，稍稍知古言不與今言同也。迺偏采秦漢以上古言以求之，而後悟宋儒之妄焉。宋儒皆以今言視古言，宜其舊沒理窟矣。李攀龍、王元美，僅爲文章之士，不佞乃以天之寵靈而得明六經之道，豈非大幸邪？蓋中華聖人之邦，孔子歿而垂二千年，猶且莫有乎爾。迺以東夷之人而得聖人之道於遺經者，亦李王二先生之賜也。足下吾黨祭酒，故以告知。

又

客歲賜書者，再缺焉。未報足下其憾邪？方其始也，辱問犬馬之齒及耆，則有古墨之贈焉。于時適離祝融，風火四起，狼狽以避之。寓于季氏湫隘之宅，數口者相藉鬱隆之天，霖潦間之，疾疾交作，黽勉拮据勞其，謂何是其報之所以遲遲也？何畚執輻，甫涼乃釋，得反故居，則有校書之役。中貴傳命，事屬壺祕，雖無儼然之迹，乃有季氏之責。普天率土，孰不靡盬鉛斬之勤？自秋連冬，窮日之力，焚膏繼之，當其時也。又承尺一之貺，臘盡歲更，茲始削牘修其二者之報焉。乎爾足下其恕哉。吳江之寓，近爲何如？山川風土，比諸塞



北誠必有較然者已。祇人俗情義可以安足下乎否。是甚可思已。所寄孟子說解一部。乃廣士雲所藏。其聞不佞欲觀郝解。慨然見借。以得寓目。夫千里邈矣。其人未面。而義氣如此。未知不佞以何遙承相愛也。伏乞厚爲致意。又承喻士雲所事近衛相公。好學蓄書。大非尋常矣。蓋相公者。吾邦第一貴人。莫有復出其右者。是何以能爾。果爾。王室其興乎。亦吾邦人所皆樂聞也。不佞嘗得猗蘭琴譜于伯氏家。尋繹久之。頗有所悟。每惜琴法不傳。大樂有缺。乃不自揆。志與其學。試先造絃。托諸伶人。率皆俗士無學。莫得而喻。士雲洛產。必諳絲管。不爾。亦必有通家交友諳者。足下能以不佞所求。謀諸士雲邪。絃乃可成其法。乃具是非讀書士所不能喻。足下其悉之。近者奧人岡部見訪。足下所善。果佳士也。每口足下弗已。時春尚寒。羊裘亾恙。千萬自愛。

又

兩書審足下善游之狀。豈尚作前次墮馬之態耶。洛畿山川。孰與奧東。想當著述如山。何不寄來誇眼界之富也。琴絃一事。終得屬雲上之人。往時羅公遠布衣之士。能作月宮之梯。足下有何伎倆。乃善肖彼人。



邪不佞亦欲作書謝士雲一語近聞近衛公東下士雲或來邪則一書投其不在太不便也故暫遲之不佞今年六十一困暑作字太老難其幸勿訝之不具

與服子遷

昨日足下作山陰之行邪聞吾黨士盛集迺知子猷之興未盡耳不佞則豫侯有折簡之徵而袁安之臥益堅而不可起也今日欲訪足下奴僕輩想泥濘遂已矣俾至併鳴之

又

得書茲知足下感冒定是時令不正所使也一覽卓

已辭體欣慰欣慰時白雲雨弗已善自保護昨日孝孺見訪閑晤終晷州侯方興庠序渠拮据其事可謂盛事也渠話間及韓客之事僅有七月九日抵風本之報而赤間之報未至矣赤間之報大抵十有餘日而達而其到東都必須月餘路程云云則前日之說乃街坊上虛傳也

又

得華簡儀以庚癸不佞家乃得藏魯公帖亦何幸哉

又

昨日子和至云刈谷侯方飾厨傳以待韓使為有聘



禮書記事。急要一鉅儒則倩子和。且云。詰朝促裝。忽忽別去。渠欲得足下送文。託不佞致意。予贈橐方脫。想渠已發。亦當待足下成。與俱送致。渠謂得予與足下足矣。不必多求。為子和遲之耳。

又

承賜書。歷調諸子。又何快也。足下恒稱太史公太史公史記一百二十卷。宛然一赫蹠之間。雖然。諸子愠怒甚於造物者。未知足下何以解之。太孺人亾。恙欣慰不少。令孺人產期不日。當有熊羆之喜。待之待之。今日寒甚。主人獨酌。狀如目見耳。佳稿謹領。不悉。

又

記足下語。予以講餘當訪也。日日而竢。嗣值海師見過。問之。則所謂講餘者亦已過矣。為之撫然者久之。忽接手牘。茲知文候平安。漫游稿序。筆迹宛然。乎眉宇間哉。石州林氏之子亦在座同讀。見其若有所感發者。其距足下居頗邇。莫惜誘掖。則何啻其人之幸乎。孤山所寫亦已成矣。附還人往之。亦煩足下一言也。不悉。

又

鄉者予於林生。惡淚之無從也。得足下書。愈益不自



知其慟矣。已足下致予奠其墓之日十六日邪。迺洪父沒日也。予記之。次公之言云。何其奇哉。唐詩選附言謹閱。可謂後學津梁也。

與平子和

聞足下兩夜不眠也。佛書云。日以眠爲食。日更不食五日。吾恐其還造化矣。於是乎愈益知造物之厚足下哉。東壁亦受惠回祿多焉。今朝差人探訪。杳無消息。如何如何。文稿附還。竢面不乙。正月十三日。服生在坐。之子思足下不置。雖然。彼太嗔前日之書。乃欲羈絆足下。則謀諸水藩諸子也。話頗長。非

毛穎所能載矣。且期十六日服生云。

聞輦上君子有謂王李爲才子。韓柳爲大家。故王李文章不及韓柳遠甚。是或傳者妄也。不爾。爲是說者亦妄人耳。夫彙韓柳歐蘇王曾之文爲八大家。自茅坤始。坤宗八家者也。其言迺阿其所好。豈至論哉。且渠亦特以唐宋言之耳。豈上掩秦漢下掩明哉。詩以建安爲正始。故七子之稱。援以標一時詩人之盛耳。豈可以概文章哉。且七子爲王李所自稱。而八大家迺迺以稱古人者。豈可據以優劣其文章哉。今人不



讀書不識文章。僅據書題。而又不推其所由始。迺欲以持古今文章之衡。難矣哉。數十年前。宿學老儒。尊信三體詩。古文真寶。至與四子五經並矣。殊不知周伯弼。一無名男子。林以正。書賈也。近來漸覺其非。而以唐詩訓解代之。曰是于鱗先生之作。吁。于鱗豈有訓解哉。朝鮮來聘。此方學士。借聲譽於其人。近來亦漸覺其非。則走崎陽。以獲華人一題。跋迺詫曰。渠特外國耳。豈若華人乎。噫。華人誠華人矣。然華人皆能文章。則廿一史何須文苑。而二千宮女。悉定沈宋之價也。妄人之言。率類是爾。聞輦上君子之言。足下所傳也。不知足下當其時。以何應之。故戲及之。

復秋子帥

承惠華蟲滿座。君子爲之粲然。何翅如臯之妻。則何翅不佞之謝。

與岡伯錫

世上小兒流言相聒。我爲不聞而不能也。於是乎欲聾。則天錫之聾矣。仲尼曰。知吾者天乎。此言將效于今日耳。送兩氏國氏序壁上。藥臼杵壁上。謝謝。

復岡仲錫

正爾左手執筓。右手把杯。且吹且飲也。獨奈別無下



仙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酒酒不能下矣。忽接華牘。賜以佳釐。輒投筌而持之。果然畢卓哉。深謝足下之賜。

與赤玄察

徐天目集十本奉返。藉足下厚惠。得免管窺之誚。幸甚。鄉辱賜書。不一報罪。莫甚。為冰鯨侑酒。每飲其心。未嘗不在足下也。秋熱病肺。臥而作字。草草不具。不復東伯通。

遙接郇雲。光彩爛爛。宛見洛陽春色焉。所惠白鮮。以薦吾家苦。則蜀錦之于燕石也。乃取足下詩咀漱。則美似酒醉人哉。醉人哉。是何可不和乎。謹和一章奉酬。本月十六日。不佞五十矣。凡同調者。東西南北之人。集焉。所少者中原之音耳。欲得足下詩。以藉重皇州也。不知可得否。章叔子和及皓公來時。頗及足下事也。不備。

與平子彬

盛价忽至。賚兔肉一盤。則疑是自中山來者邪。乃覩華翰。燦爛乎有似明月也哉。深感足下之賜已。烏乎。中山缺唇先生。既拔其毛。以供吾輩驅使。又捨其肉。以飽吾輩肚腸。子遷子和集矣。足下胡為乎不來也。獨飽諸兩措。大饒口為也。乃不佞三人。深感足下之



報。賜已何也。以其不分一盃之羹。塞其谷量之慾矣。茲

又

茲辱華削。辭義燦爛。真愈頭風。陳檄哉。陳檄哉。不肖  
犬馬之疾。業已去體。十八九。大蒙足下之賚。深堪感  
謝。飛鴻價金二分。領之矣。祇書費。既讓其一銖。則留  
為購它書。亦得為無題詩。未暇諷咏。非敢怠慢。病中  
懼其不能潛心也。敬復

又

辱書。申以疇昔之論。亦何嗜學之甚也。近者或人之  
言多類足下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與校之。  
習殊則不能通。不能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  
呶呶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  
與言不同。足下以為一。倭人之陋也。辭者言之文者  
也。言欲文。故曰尚辭。曰脩辭。曰文以足言。言何以欲  
文。君子之言也。古之君子。禮樂得諸身。故脩辭者學  
君子之言也。足下所稱昌黎以還。質勝而文。亾豈足  
以為文邪。是無它。不知脩辭之道。乃積字成句。所以  
質也。是謂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孟子以後。既有  
是過。論語左傳戴記則否。足下玩之自見。文章主氣



發自曹丕。足下試觀丕文。其與韓歐洵軼同邪。非邪。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以怒張喧噪者爲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身。謂之強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韓歐之文。爲根柢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爲根柢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遠矣。朱子語類。更爲勝之。且詩書禮易春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其言刺謬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雎鳩。以洗其穢。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爲之辨。特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備。

又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強詞軋理。宋人類耳。世道



學先生率藉此以文其陋。足下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又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三千也。不爾。田峻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稱詞明甚。世儒鹵莽不深考其然也。四科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可以見已。故予嘗斷論語原思琴張作何者。它家語諸書所載孔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筆者有工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已。喜怒見於貌。疾徐見於氣。故直錄其言者。有所不足也。故載筆者。足之以文。今觀諸書所載一時之言。字之同音者多也。是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眎。豈不辨乎。且六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不佞。故以爲強詞軋理也。大氏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隋設科舉而後世無不文之儒。然濫亦益甚也。覩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



懲羹吹鑿耳。足下思之。它面晤不備。

復爽鳩子方

不見足下者幾旬矣。題鳳字滅。訝似窺亾者狀。已忽獲魚蝦之餽。迺過蒸豚。遠甚發緘。方知足下伏枕也。東壁子和皆病肺。何吾黨學長卿。至於此極哉。今雨之嘆。想不翅足下歟。

又

得書。茲知足下清勝。何喜加之。祇值歲云莫矣。援笙作鳳鳴。可謂高尚哉。吾家猫兒。怕此聲為甚。足下豈以渠輩為玉面耶。古昔二代時。大蜡尚且迎之。不敢忽諾。伏請足下謹勿逆其心哉。承惠二河淹魚。可謂厚惠也。它容面謝不備。

又

昨與二三子。消搖隅川之上。過榛寺。喫麥飴以歸。歸則得足下書案頭知文候勝甚。祇未知足下爽鳩氏之樂。孰若都鳥也哉。竹夫人雖蕉萃乎。誠足以供四體之奉矣。古人曰。何必齊姜。况乎行且火德之王。神農氏之裔。其炎赫何可當也。我迺慊魯直婢之耳。深謝足下之惠。一刀萬象。何其見還之速也。廿一日。潮師桂子皆來。足下其亦拉礪氏之子以來哉。不宣。



又

辱書兼惠海鮮。今日師湊不至。絃歌謚如祇餘子。猶聚當喫足下魚。飲不佞酒也。已。官事稍閒。惠然見臨。不備。

又

不佞劣劣。方斯歲臘紛鬧之日。尚且挾策操縵之爲事也。孰其見訪。迺有足下耳。脩辭之麗。垂問之興。華蟲表耿介之志。鯤將曾效變化之槩。不佞劣劣。何以當之。深堪顏甲。卻之不恭。勉強拜賜。顯期新歲。敬容面謝。

又

承華牘并家鴨之惠。前日奉旨一事。已就完成。昨日繳納閣老。此日正與次公輩敘款。而得此美膳。何其見思念之至此也。當須面謝。霜沍已甚。伏惟納福。餘未既。

又

葉縣仙。令何以跣其一脚耶。足下從何拾得耶。爽鳩氏之子。以搏擊爲其事。豈謂之攘乎。雖然。鳳鳴鏘鏘。意者非其所長也。不佞敬俾雌雄迭奏。伶倫傳其響。已。爽鳩亦羽族矣。安得不學朝陽之鳴乎。此復。



又  
久不見子方之面。接書茲知效茂陵之臥耳。圖書萬卷。擁如花一室。何羨所謂爛熳者哉。承惠魚一籃。方與落下闕。觀渾天儀。烹而共喫。因問歲星着落何似。他日見訪。當以渠語相報也。餘未既。

未既又

賜書副以石城紙二千張。承賀移居。一祿隱病夫。爲法令所拘。狼狽問舍。譬諸寄居。蟲喪其舊。殼別得新。殼何賀之有。大堪愧汗。祇赤城中里。比今居更闐寂。是或可喜已。賤恙未佳。在苒移日。當以十一日搬去。

也。聞足下官務頗繁。或將遠游。未可知矣。霖雨方息。暑氣將張。甚爲足下慮之。千萬加餐。至祝。它期面謝。鄉者發書足下。時聞貴恙劇甚。切恐文字致勞。以故序稿不敢呈已。忽承手教。構辭作字。精神壯健。迺故子方哉。上天有惠。不奪我子方。而後不佞之喜可知矣。古人曰。病加於小愈。伏冀保攝。是慎。序稿附呈。

承又

笙衣見壁。何其遽也。今日主膳不來。興索然耳。忽聞警蹕。足下亦當扃門禁也。它日相會。要見鍼仙之伎。



不備。又亦當以門禁也。今日則會要見越山之文。

承鹿肉之賜。可以見王徐作歌之意也。不佞則不然。

爽鳩之樂。乃因足下得之。謝茲何盡。

與山君彞

足下荷疾歸南海邪。何其勞也。聞校陳騃文。則欲上

梓。是惠學者不淺。蓋歐蘇文名噪海內。古則蕩然。宋

之弊也。陳騃生其間。心識其非。乃作為此書。根極經

子。可謂何李之嚆矢矣。祇其書一取法於字句。而未

及篇章。是其所以不及史漢故也。不佞欲為作序言

此意。伏枕二月。憊甚。未能已。它在面晤。不備。

奉與越雲夢

不佞拙於醫。而逃於儒。尚且喜言岐黃家說。真馮婦

哉。雖然。文章之道。明如觀火。孰能度之。靈樞一家言。

故但論素問。共八本。壁上不知能當尊公意。不流求

樂器。圖欲還昌英氏所。而不知其處。伏煩轉達。是幸。

又

承書。霜氣倍厲。足下健食。大堪欣慰。所示一篇。翩翩

欲飛。子長長卿。復見今日也。如不佞。迺晏嬰。下吏為

其主作字。每一運筆。輒便從旁掣肘。英雄喪氣。一至



此矣。豈能如足下自運。莽莽滔滔。無所拘束。愉快哉。羨羨。

復晁玄洲

一別杳然。深關鄙懷。忽接錦字。茲知文旌復東矣。握手敘衷。想必有日。何喜加之。惠以一種。何辱愛之至邪。前日本君見訪。示以近作。社中士傳翫相咤。不復吳下阿蒙也。又觀足下書記。翩翩風霜日上。何迺公輩奇進如斯哉。它日聯璧照耀草堂。竢之而已。艸艸奉復。

又

一書未報。不佞之罪哉。乃非不佞也。以疾也。疾將周一歲之日。是何以能作報乎。疾間乃知足下之字。無翼而飛於雞林之西也。彼中祖稱蘇黃。何識足下之字哉。是可怪已。仲尼像贊。仇英畫跋。力疾塞命。字益醜矣。然求於不佞者。豈以字哉。是無慮也。所慮者足下之罪。其緩耳。又聞足下欲梓不佞詩。不佞既已命之。足下勿以為為不乙。

復木蘭臯

足下之書。呈而值不佞之疾劇也。不佞春來為造化小兒所困。經夏涉秋。一豎猶未離體矣。疾少間。乃取



足下所贈一集者讀之則不啻廣陵之起色也此中石叔潭太宰德夫秋子帥岡家一子亦詣本願之館與西人相酬和有贈言欲授之木而未能乃足下先之矣足下亦豪舉哉海內將謂周南之後其代興者已足下其益務昌之哉病餘喘息書是以短不盡

復佐元錫

前日君侯枉駕方其時不啻不佞不在應門童亦不在罪其謂之何悚息之至未敢拜趨謝罪忽接足下之教傳君侯盛意我心則降矣高篇一首敬誦卒業共是妙作詩轉佳哉不日容摳趨不罄

復柴生

臘月書至審足下以恙深慰遠懷惠鱸魚脯美甚每以下酒感謝盛意也黃金却之不恭也勉强領之聞足下卒業史記而方讀文選淮南子努努所示詩為佳更須識格調為要是非易事亦非難事只有悟境耳白面憐年少翠衿仍羽人唐人哉青泉二詩必其所作也別幅承問一一詳焉秋時書不即報使足下怪櫻君不佞之罪也餘寒尚甚力疾作字草草

又

聞風木之悲不勝驚惶值不佞新除女之喪以朝藩



也不修一字相弔慰心怒怒然茲承手書掩涕以讀之讀而至曰引決未為噫曰生死之分未定為之愕然者久之噫足下亦讀聖人之書者也胡為其出斯言焉豈足下未學禮邪禮曰毀不傷性又曰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聖人立禮之意不欲民之以喪而死也何則父母雖沒乎遺體尚在併遺體而傷之豈孝子之心哉傳曰事死如事生故父母死而死之非孝子之心也故如臯魚者可謂肆已之心者也不知體父母之心者也且足下之不得歸養與奔喪君之命也夫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不為豈可同日語乎故親老而仕他邦可謂不孝矣足下豈非世臣乎與親均生是邦而東西南北唯君之命仕與不仕豈已之所能為乎昔從孔子而學者皆得為而不為者也故孔子因臯魚而警之豈賢臯魚哉足下孰思之足下亦或出於哀痛之甚而其實未必然已然其言也激不佞為之愕然故為足下言之不備

又

久疎光霽忽承朵雲乃知起居康濟深為可慰寄示近作風調適美殊可朗誦其中一一可商者注上審



之承惠佳果時偶有親客携兒女來相聚而賞可謂  
大惠也餘容面罄

復福師之

頃者政府奉教命不佞以事是誠希有之例。關傳都  
下。因蒙華簡。盛儀見賀。厚情可掬。謝何能盡。祇以病  
懶之身。日夜奔走而已。鞠躬盡瘁。加有一件未安情  
節。建議申明。未見完結。惴惴乎罪戾之未免。是懼已  
穴中艸艸奉覆。它容完事之日。寬敘不備。

又

稠人廣坐。匆匆不盡歡心。尚耿耿。忽接手教。兼惠蘿  
蔔五根。促九畹記甚急矣。且喜且苦。因思喫此構思  
一根百字。當得五百言。恐不能更增一言。呵呵。艸覆

復于士新

昔者滄溟因元美而知有敬美也。不佞乃因士茹以  
知有足下者尚矣。同氣連枝。不其然乎。忽辱惠書。新  
製扇筆。贄以將之。何其悃悞持至也。及破緘讀辭。亡  
論其草木臭味同嗜。見推之盛。乃莽莽千有餘言。直  
踰唐滌漢。若與盲史腐令。左揖右讓。便旋一室中者。  
狀亦何美也。不佞抗顏為師者十年。邪海內有志之  
士。比比奮起。乃中土之寥如心深怪之。蓋以九鼎不



遷筭簾謚然凡百文物制度宛若千歲之舊而獨其  
 如斯者豈神州清淑之氣斯邪王室不復興邪每為  
 之潛然者久之乃今得足下兄弟者矣然後知禮樂  
 之化其入于民者深哉夫風之所被大者大生小者  
 小生豈風之力哉必有生者存故也茲知山川所鍾  
 誠勃勃乎木可以已焉耳夫洛者海內之樞也是可  
 以被海內哉故予不佞所喜寧止為足下兄弟者足  
 下兄弟者其思諸筆頗逼華製衣扇亦可揮洒百工所  
 造物既如此文章亦時邪不爾足下用意之至斯亦  
 以見相愛之深也不佞怯寒久疎筆硯因士茹書又

至而覺未為報于足下於是付郵時尚寒千萬自力  
 不備

復于士茹

去冬書與令兄之械偕至及春又與摺扇之貺偕至  
 然後知足下健食者狀不爾何乃措辭斐亶若斯細  
 繹令兄書因又知足下講業之有素乃足下雖有索  
 居之嘆一難切磋自相煦濡一室之中亦他人所覲  
 求而不能得也誰不歆羨太氏京洛得足下兄弟者  
 足以大壯千古神州之氣矣曷諸今春此地寒尚甚  
 黃鳥未發聲想中土候必早睨睨連響益以鳴友于



之盛哉。有詩見示。力疾為報。不能多及。不備。

又

寥闊哉。士殆足下。雖然。非足下之寥闊也。乃不佞之  
嬾也。令兄無恙。時暑甚。清洛之涯。沈李浮瓜。雙于之  
樂。遙復想之。辯道辯名。不佞之業也。古人謂不朽者  
三德。功與言。豈有優劣。亦從吾所好。各自至矣。不爾  
麒麟伏轅。而鳳皇司晨也。足下宜識此意。所寄詩皆  
上乘。比前年進。亦甚矣。關以西。可謂無雙已。不佞以  
四月一日。執謁殿上。鴻臚特奏名。陪臣之榮。莫上焉。  
然亦憊甚。富山人過。從乎否。吾老友也。善遇之。餘未

既

對士茹問

承問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蓋韓宣子  
所見。曾春秋。即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而左  
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枯其文。稍加書。不書書  
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左傳之稱也。孔子作經。如史  
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氏讀史者。眩其繁辭。莫  
有能究是非所在。治亂興衰之所由。故孔子特削之。  
簡其辭。以俾二百四十年。如眎諸掌。已凡文姦。隱紊  
亂。是非佞者所為。率斂其辭句。宛轉以成之。簡則不



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稱子路曰。片言可以折獄。謂非片言不足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非晰。治亂興亡之幾見。則黜陟幽明之典自在其中。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者非誣矣。祇古時質樸。孔子不命名其所作。與丘明所藏。併謂之春秋。無復識別。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以爲經。而左傳之名興。學者乃謂魯春秋。其文亦如今經。孔子特刪潤字句者非矣。果爾。孔子之前亦必經傳並行。不爾。時事不明。經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亾。苟非觀世。雖有賢者。何能爲是。孔子所以有作。周公之時。豈有之乎。如經爲策。

書傳爲簡牘。亦杜氏謬之大者也。經傳所載。皆關乎國體。治亂興廢所繫。皆大事也。其文長。非策不可載也。簡牘小事云者。一官所掌是也。百名上下。可以見已。又如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証。管仲節春秋可証。晉霸主以乘賦爲史。名楚仇眎。諸夏以比檣。祝古時命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四時爲解。古豈有之哉。春秋對

凡古以六言者。皆兩兩相比。如六德六行六藝及樂六德皆然。故詩六義。仁齋先生爲得之。祇其說猶有未安者。愚謂風賦是一類。風去聲。諷同。謂諷人也。賦



自見己志也。比興是一類。比直以相譬也。興引起其端。俾思以得也。凡諷人自賦皆以比興行之也。雅頌是一類。謂其聲也。凡詩被之管絃是已。二南用頌聲。豳或雅或頌。它十二國風徒歌也。徒歌不被之管絃。孔子收鄭風而放鄭聲。惡其被之管絃也。國風之風平聲讀。詩對。

承惠書及格眼紙二百張。甚大惠也。書辭冷冷可誦。足下與令兄讀書。以恙大慰遠懷。不佞劣劣。以它事可言。故不另作書。足下改字。敬奉命。不既。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首

與蔡震菴附答問

嚮辱見枉。又接華牘。併以雄文一篇。疑問一道。讀之。三復。深知足下立志居業。大非流俗所能及矣。夫慶元以來。治化所覃。文章日興。而逢掖之士。以操觚為業者。何限。然其能洗侏儻舌之習。而彷彿乎華人之言。海內唯伊原臧一二輩已。是皆生於鞞鼓之下。



長於詩書之林。多士所資。磋磨以成。猶且塵塵乎。其斯艱矣哉。夫足下則生於西諸侯之邦。足不蹈都會之地。戈矛之與刀筆。殊其習。迺能造車一室。合轍天下。足下可謂豪杰之士。為觀於足下之文。益歐蘇之流亞也。儻使伊原臧輩。相值乎中原。則避之。三舍者。豈必足下哉。迺以是其所就。而辱不恥下問。足下之所志亦美矣哉。故不佞雖病乎。亦盍竭其所知。以酬來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聖人之知。而唯古是好。先王之道。莫以尚可知已。孔子既歿。荀孟造奧。以及程朱陸王之徒。道之與時。汙隆也。夫程朱陸王之後。無聖人焉。何以知夫程朱陸王之道。不與先王殊哉。故為其道。不殊於先王者。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為其道。殊於先王者。亦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雖然。其可得而知者。辭已。辭之道。亦與時。汙隆也。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蘇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為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



經之旨瞭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書曰習與性成。習之道亦大矣哉。今觀於足下所習宋學而宋文也。以是其所習而告之以不佞之所見則必不信矣。以非所習也。足下果能不安於今之所就而欲克其志邪。不佞亦欲足下之由辭始為盡棄今之所習而習乎古文邪。古之道豈遠矣哉。譬如登泰山而小天下也。群山亦培塿耳。豈翹六經之旨哉。荀孟程朱陸王及藤樹仁齋之所為學亦皆瞭然如指諸掌矣。不爾徒以世人所尊信而尊信宋人是從流俗而無特操者也。亦何卑乎。徒以己意而尊信宋人是嚮所謂身處於聖人者也。亦何倨乎。足下若能習古之辭邪。夫然後自求諸六經而自得為耳。不佞之告於足下者止其是矣。亦不佞之所由以得為者也。昔人有以暴背與斧而欲獻諸其君者。意亦類之不佞始習程朱之學。時作護園隨筆。是不佞之學未成者也。夫程朱固豪傑之士矣。然吾所願則學孔子也。故亦不欲足下之及于是焉乎爾。惟足下其亮鑒不備承問二條。不佞本不欲辨之。其意具如答書中云也。然足下之問之必以此為切要之事。而使不佞絕乎



言議則足下必謂簡傲絕物無情之甚矣。是於交際之道有所未盡者。故不得已聊敘述其一二。居敬見于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南面之事也。窮理見于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孔子贊古聖人作易之言也。之二者。本非爲學之方矣。援而合之。以爲爲學之方者。自朱子始。居敬姑置諸。朱子窮理與大學格物同其義焉。然朱子之意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二字。豈有窮理之義乎。又如理氣之說。程朱以爲據者。豈非易大傳形而上下之言邪。然大傳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器豈氣之謂乎。故居敬窮理及理氣之說。皆程朱取諸己心而立是言。以爲教者也。古聖人之教所無也。大氏世人自幼讀程朱書。而習之所化。尊信程朱過於古聖人矣。且六經古言艱奧。難可通曉。故喜於程朱書之易讀。且其意謂程朱大儒也。其解六經宜若無誤矣。故今人止以理之當否辨之。而不復



問辭之合否。殊不知理也者無窮者也。天下之事以理言之。莫有不可言者矣。是諸子百家所由興也。故古聖人能知其必若是。而未嘗教人以理者。可謂其思深遠矣。且今人辨理之當否者。皆以己心定之。己心所見。亦其自幼所習。宋學之舊見也。是安得爲準乎。故今之可以爲準者。莫辭若焉。辭有古今。程朱雖豪傑之士。亦不識古言。是其所由而失邪。雖然。生今之世。求古之辭。亦甚艱矣哉。夫易簡者。乾坤之德也。故成德之人。而後易簡可得言已。世人或先以求易簡爲心。是陸王及吾邦藤樹仁齋所以失也。如後世之言。亦各有來歷。如仁齋一元氣。本於漢儒訓太極之言。然漢儒徂老莊之說。而以太極爲混沌一氣。仁齋則不取天地開闢及理氣之說。乃就今日之天地而言。一元氣也。故漢儒之所爲元者。始也。仁齋之所爲元者。大也。是仁齋輩皆以己心而恣言之。夫天下之理。至於恣言之。則豈有不可得而言者乎。又如仁齋欲駁朱子所以然之理。而昧乎所以二字之義也。引先有理之言。以誚朱子。是漢儒混沌一氣之說。朱子所深惡者也。何其冤也。足下復欲種種証引。以實仁齋之言。可謂亦失朱子之意已。蓋朱子理氣之說。



本由辯老佛之謬而起。為故語類中謂理氣為二者。皆主辯老佛。而門人所記。率多謬誤。不可取為証也。如足下以朱與水為喻。朱與水本為二物。豈足以為理氣之喻乎。仁齋所以解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亦不與朱子殊。但仁齋特惡理字耳。要之理氣之說。無用之辨也。爭其為先為後。為一為二者。堅白類耳。古聖人所不言。置而不論可也。學問之道。貴乎古焉。不求諸古。而枝葉是究。其不惑者鮮矣。嚮所謂泰山培塿之說。惟足下亮鑒不備。

又

曩者與足下交一臂而失之。思之弗已。蓋歲而有辱尺一之書。為副以陟釐。迺大邦鞠池所出。誦其辭也。腆嘗其物也。潔不佞何幸。乃獲為大邦君子所知。而辱千里之書。貺而享大邦水土之和也。益值知立之東也。而後與聞鞠池之為水已。又辱墨君徽儼然來見也。則亦口足下弗已。君徽嫻於詩。翩翩乎。愈益知大邦之多君子哉。聞福氏之子志於道。其或有所取乎。修書多故。不能答其書。願足下致意。學則一篇不佞昔年所著。亦學古文辭者。敢薦之左右。足下以為何如。時暑雨。伏惟自重。餘不具。



又  
五月之信及秋後得奉讀之可謂各天哉乃知足下  
平安耽書如故深慰遠懷承賜索麵風味佳甚信非  
它邦所能及矣不佞劣劣值宿疾連發而嘗之殆愈  
深感厚惠墨君還時寄一書裝中想當達也魯臯之  
罪其謂之何知立師至輒獲聞菊池之勝復憶舊年  
溪毛之贈也勿謂老夫饕餮哉福翁成異物殊可憫  
已都下第宅令下而不佞輩未知所以寧居矣况中  
作報草草殊甚惟亮察不備

又附答問

甫報足下書而足下書復至雖則闊矣往反迺莫有  
窮已哉何繼綫之至於是也承示園菊賦大見利刃  
然是自足下學力無已乎則有體裁耳夫古詩昉漢  
魏故大康以還弗取也近體昉唐故大歷以還弗取  
也賦昉西京故唯有子雲相如焉耳矣務爲其上爲  
者而不爲其次焉者學之方也足下其思諸墨生當  
東則猶見足下耶下問若干則謹述鄙意伏惟自愛  
不佞劣劣狀如前書言不備

承問本邦所傳樂爲三代之聲邪將秦漢耶魏晉耶  
其中亦必有雅俗之分也是豈予所能知哉雖然本



邦之樂。隋以前所傳。謂之古樂。唐時所傳。謂之新樂。而考其制。則六朝以前之聲也。何則。古樂唯五調。至於唐代。始設八十四調。而本邦所傳。亦唯五調。故知其然也。或謂亦八十四調中。僅傳其五者。非矣。驗諸箏法。可知已。是不佞所以斷爲二代遺音也。至於其曲。則五常樂。蓋古虞韶之遺。武昌樂。亦大武之遺。安世樂。卽漢高祖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乃二南之遺也。王昭君。亦漢樂。秋風樂。乃魏饒歌之一曲。白柱。卽白苧。晉樂。想夫憐。卽南齊王儉相府蓮。皆以音近悞。採桑。亦齊梁樂。蘭陵王。乃北齊樂。其泛龍舟。玉樹後庭花。陳樂也。秦王破陳樂。慶雲樂。赤白桃李花。甘州。傾盃樂。夜半樂。長慶子。皆唐樂。其它見於唐羯鼓錄者。七十餘曲。現存爲其曲。雖雜乎唐。然皆裁其聲。以五調行之。則皆二代之遺也。樂器。唯笙。笛。爲古。屬栗箏。琵琶。羯鼓。皆俗樂器也。但箏彈法。蓋古彈瑟法。要之衆曲衆器。皆屬唐以前焉。以今觀之。雖非三代。亦今之古也。聞足下學屬栗。屬栗卽茹。萬一疆場有事。守城受圍。月夜吹之。必有劉琨却胡之妙矣。承問。今人聞樂。多是惘然。是無它故。乃其辭不傳。故也。其辭所以不傳之故。乃華音不便於倭口耳。其辭



不傳則意義不可得而知之。惘然者不亦宜乎。夫唯以音而已矣。則鳥語鶯啼。風籟水聲。是其類也。段使俗箏三絃。不歌而奏之。亦鳥語鶯啼之類。然人或能愛彼而不愛此者。雅俗之分也。雅俗之分。乃在習熟。習乎雅則愛雅。習乎俗則愛俗。故聖人制雅樂。以移人心。豈有它術哉。亦習而已矣。足下所謂不稔熟者。亦得此意矣。竊嘗思之。樂有和有應。有節。俗箏三絃無和。俗謠併和。與應亦無之。唯有節而已矣。而其所謂節者。樂與俗箏三絃。俗謠亦皆不同也。樂之節。緩而簡。俗箏三絃之節。繁而巧。俗謠之節。迫人以勢也。應者。歌黃鐘則絃亦奏黃鐘。歌南呂則絃亦奏南呂。歌高則絃隨而高歌。低則絃隨而低。宛轉曲節。歌與絃相依不離。是俗箏三絃所以極近人情也。和者。謂以隔八隔六和之。歌黃鐘則以林鐘或仲呂和之。歌林鐘則以太簇或黃鐘和之。是俗耳所不能知而合異成文之道存焉。故和者道也。應者情也。節者法也。聖人之治。立法行道。以合人情。二者備矣。世俗不知道。但喜合其情。故俗箏三絃有應而無和也。至於武人之治。則本不知道。亦不問人情。一以法度驅迫之。故室町作俗謠。無和無應。唯有鼓節耳。



承問箏和琴有譜乎否。箏自有箏譜。和琴自有和琴譜。然其譜不可唱。故以笙屬栗譜行之可也。

承問樂中只箏笙備呂律乎否。和琴五律。感屬栗箏七律。笛八律。笙九律。琵琶十律。而大氏樂曲所用不過於五律七律。所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承問十二調中何律本邦伶工家說一越調為黃鐘。斷金調為太呂。次第排布可知也。不佞所見則不然。黃鐘調為黃鐘。鸞磬調為太呂。次第排布。至於鳧鐘調為應鐘。此求諸尺度及樂諸家說所得也。而其所以誤之故。則古時歌奏異調。歌黃鐘則奏林鐘。奏黃鐘則歌中呂。而伶工家不知歌。止知奏。故直以黃鐘為林鐘。中呂為黃鐘耳。

承問本邦亦有琴瑟乎否。按源氏物語諸書。古亦有琴。五六百年來廢而不傳矣。嘗訪諸伯近寬。渠家有猗蘭琴譜。予借而覽之。乃隋人作。桓武以前筆蹟。其譜與明朝琴譜大異。乃知古樂中華失傳。而我邦有之。按其譜而鼓琴。亦容易耳。所悲臺閣皆不學。不能讀其書。况伶工乎。瑟本邦古書罕見矣。

承問語助助語辭。有何差別。尹公之他註曰。之語助辭。此外更有何義乎。譬如和人名。有權助。有權之助。



耳

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益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

承問學則誠類煥圖送香洲序者也是古文中李于鱗體耳其實古文辭何必皆難讀客歲墨子歸時所奉書亦皆古文辭也要觀其行文如何耳吾眎猶彼言吾邦視中國亦猶中國眎吾邦以為侏離鳩古者比也尚且象之言中國無象故以畫傳之象者像也字書有此說副墨之子指和訓洛誦之孫指迴環顛

倒之讀句有須須者鬚也丁有尾出莊子借以言訓點也兜昧夷狄之樂也

承問五解古樂府謂章為解出樂府諸書

又

鄉辱尺牘併惠香薷君子之言侑以大國之美野夫何德而勞遠情之頻繁也伏惟足下健食之狀愉快哉如不佞者一臥十有餘旬猶未起加以第宅之令下都人士為是騷然則輿疾以徙西郊人事匆午琴書狼籍與湯液之具相仍乎湫隘之中焉本月初七日又值哭女之感於是乎憇人壽之難永天命之不



遠約情節哀乃取平生所講論者著之篇日矻矻乎  
與一二子唔呶相讎庶以裨補聖道之萬一而答皇  
天之寵靈者是不佞知命之急務也其所以報足下  
之緩者以此願恕其臯為水足氏之子神童哉亦豈  
以不佞而傳邪然以有足下之言而思所以弁其卷  
者而未之有得也請少斯須之其書未報足下其致  
意投筆頭岑岑然不備

又附別幅

辱華牘平安之報深可欣慰不佞亦劣劣依舊耳論  
語徵旋次修改亦必費一生之力也養姪為嗣亦且

從國俗何賀之有哉承問數件具別幅不既

承問今所傳陵王破即蘭陵王也否是此方或稱羅  
陵王蘭羅音訛耳破慢也樂有急慢此方訛慢為破  
如菩薩蠻此方亦謂之菩薩破可見蠻慢破皆一音

訛轉耳

承問此方彈箏法即古彈瑟法者魏書載繼儒論彈  
瑟法正同故知其然也

承問笙九律千下一二管南呂十管舞射乙八一管林  
鐘工言一管姑洗美管應鐘一七二管太簇行乞二  
管黃鐘上凡二管中呂比管夾鐘是十二律尚少蕤



賓夷則太呂故曰九律也。屬栗第一孔清黃鐘第二孔南呂第三孔林鐘第四孔中呂第五孔姑洗第六孔太簇第七孔黃鐘後孔與體中音皆舞射。是有七律也。橫笛十林鐘五南呂上舞射尺黃鐘中太簇六中呂下姑洗上夾鐘是有八律也。豈得有十一律乎。

承問此方所傳五調者。宮調也。商調也。角調也。徵調也。羽調也。是調名也。與曲中宮商角徵羽別矣。如所謂隔一律隔二律則曲中宮商角徵羽也。黃鐘爲宮。隔八生林鐘爲徵。又隔八生太簇爲商。又隔八生南呂爲羽。又隔八生姑洗爲角。又隔八生應鐘爲變宮。

又隔八生蕤賓爲變徵。是相生之序也。以清濁高下爲序。則黃鐘隔一律爲太簇。又隔一律爲姑洗。又隔一律爲蕤賓。次爲林鐘。又隔一律爲南呂。又隔一律爲應鐘。是也。假如五常樂譜十舞射爲宮。下南呂爲變宮。十舞射爲宮。乙林鐘爲羽。工姑洗爲變徵。凡中呂爲徵。一太簇爲角。是一曲之中五音七律皆備也。此樂以乙終爲林鐘。林鐘去黃鐘之徵。故爲徵調。然此以歌調言之。在樂調則林鐘爲商調。故本邦以平調爲商調者。爲是故也。向所謂歌黃鐘則奏林鐘者。以琴調知之。且本邦相傳一越爲黃鐘云云者。皆以



樂調言之。故知其然耳。祇樂歌不傳。傳者辭耳。至其聲音。則不可得而知矣。惜哉。

承問。半律與變律。有異乎否。半律倍律。其聲實同。如黃鐘九寸。半之爲四寸五分。是半律也。倍之爲一尺八寸。是倍律也。如變徵變宮。是曲中名目。有虛位而無定名也。但律呂新書有變黃鐘。足下豈謂是耶。然此蔡西山不得算法。故有此說耳。謬之大者也。

又

承問。不佞嘗論陳平。君徽舉以語足下。而足下云云。是學問大關鍵處。既承足下辱愛。豈容默默乎。不思所以啓發足下者乎。足下以爲讀史記不如讀經。是固然。然經皆爲宋儒所壞盡。今之讀經者。皆從宋儒注解。以求聖人之道。何以能得之哉。大氏宋儒之學。主言之。凡言之者。貴盡理。務明白其理。使人瞭然於其所言。庶足以服人而無敵。是其病根已。故其所謂某爲孰聖人。某爲生聖人。某爲亞聖。某爲大賢。某爲次賢者。皆從其意中想像。其次第等級以出之。反求之六經。都無實憑。可謂杜撰妄說也。加之不識古言。不識古文辭。是以其所解說。言與理皆失之矣。祇史記不經宋儒之手。其時世又與三代相接。風俗氣習。



不甚相遠。故不佞教人先讀史記者。亦欲其藉此以離宋儒一種惡習也。且苟不知其世。安足以知其人。且東京有清議。六朝有清談。隋唐以後有科舉之習。宋以後有好議論之弊。唯西京之時。衆疾未生。故前漢人物。大非後世所能及也。且古者論人物。皆舉其長而不言其短。古聖人之道。爲爾。後世不識其意。乃以爲有長而無短。故其於三代人物也。見以爲不可企及者。却步顧視。莫有所感興。爲至於史記。則長短兼具。纖悉皆有。故學者覺其不甚遠於今人。而易於感發興起。爲是不佞所以教人先讀史記之意也。足下之言曰。用人之道與學殊。是本於厚自責而薄責人焉。然所謂厚自責而薄責人者。本就與人交言之。而非論用人之道與學矣。夫聖人之道者。平治天下之道也。平治天下。必須衆材。而後成功。學以成材。材成而用之。是皆成其所長。豈有二哉。故古稱人物。必言其所長。而不暴其短。學問之道。亦養其所長。而不必責其短。周禮六德。孔門四科。豈不然乎。子路勇。則孔子語之以勇。曾子則孝。子夏則君子。儒小人。儒子貢之言。由求之藝。公西華之禮。孔子未嘗抑黜之。則古之學可知已。宋儒則異於是焉。徒求爲聖人。而不



知從聖人之教。聖人之教。詩書禮樂。如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苟能從其教以學之。則人各隨其性所殊以成德也。夫聖人聰明叡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而至哉。故古者無學而至聖人之說矣。今宋儒之說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人之性。其初皆與聖人一矣。但爲氣質人欲所害。則有知愚賢不肖之差。故必裁有餘。補不足。變化其氣質以成中和之德。而復其初焉。夫聖人不自言其心。孰能知之。六經不言天理。唯樂記有之。亦曰。人欲盛而天理滅。而未嘗求人欲求必無人欲者。自宋儒始。則宋儒所言。實與樂記殊。爲故以天理論聖人者。不信六經。而信宋儒者也。豈足謂之古聖人之道哉。人之氣質與生俱生。故古無變氣質之說。觀書傳所載。以大稱堯。以知稱舜。禹則恭儉不伐。湯則寬文。王則敬周。公則多材多藝。孔子則學。是各有所長也。有所短。斯有所長。皆氣質之所使也。故必求變氣質者。死而後已矣。豈不妄之甚哉。其所謂裁有餘。補不足者。吾未知其欲無長無短邪。將求兼備衆長邪。若以爲無長無短。則碌碌庸人已。若以爲兼備衆長。則天下無此人矣。論語曰。君子不器。謂能用器也。辟諸椎鑿。刀鋸器也。良匠能用



之補瀉溫涼皆器也。良鑿能用之，故君子不器。猶之良匠與良鑿，已不知者猶謂已必備衆器而後能用器。果其說之是乎？則舜必兼二十有二人之長，而高祖併擅三傑之能，故曰妄之甚者也。夫高祖僅可將十萬，是亦器也。然不欲以器自見，故能將將。韓信項羽則否，是器與不器之辨也。故君子知道則雖器亦不器也。求必備衆器則雖不器亦器耳。故知道者能以人之長補己之短，故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則孔子語以舉其所知。宋儒乃以視觀察爲未足，而補以居敬窮理，足下以此二者對觀，則其於古之道，思過半矣。蓋宋儒所謂聖人，亦唯萬德圓滿如來耳。然成佛必歷無量劫，則其說猶爲不窮矣。乃以此爲極，而使學者必求至於此，可謂強人以其所不能者，已足下其思之。

又

承問律呂上下生之說。大氏律管之制，長短相敘，以次而殺，長者居上，短者居下，故其相生之數，由長之短，三分損一，是謂下生；由短之長，二分益一，是謂上生。蓋因律管之形有長短，而建之名稱，本爲伶工家至膚淺之語，而非別有奧妙之理也。其實曰損者益



之亦可。曰益者損之亦可。損則半律。益則倍律。倍半之聲相飲不忒。故上生下生。可以移易耳。後世儒者不習管中之音。徒泥紙上之文。苟有不通。輒引陰陽東西等之義。附會文飾。以求其通。遂末沿流。愈精愈舛。其說雖若可聽。皆無當於聲音之道。而祇足以增人惑。可謂無用之贅論也。已如三分損益之說。其初亦大槩言之。至其精微。則定之以耳。故伶工之言。如斯而足矣。儒者乃昧於聲音。而求精其數。布算益繁。曼衍無窮。然至於執刀截管。則目力所及。至分而止。釐毫秒忽。目力無及。刀不可施。故必欲求其至當者。

決之於耳而已。蔡元定輩不知其如此。而固執三分損益之文。遂妄立變黃鐘之目。殊不知律之有十二。本以其十二生而復其初也。不則少之五律。七律。多之百律。千律。莫有窮極。尚何十二之有。以此觀之。其妄可知已。又如古論律呂。皆以管長短言之。至於元定。乃更定其圍數。以求勝於古人。亦不知音之失也。又如隔八隔六。其實隔六隔四耳。伶工家併姦聲以數之。故云云。祇求諸言語之道。極爲不順。然古來無人能論之者。何邪。是無它律呂諸說。皆出樂工之家。其文本不雅馴。司馬遷班固輩亦不習其事。是以不



察其如斯。徒采其語。著之篇耳。凡此之類。非足下所問而言及之者。為欲足下由此以得讀樂書之方。故也。足下其思諸。

又

春鶯轉無所見。疑是唐樂。入破是樂中節目。今詩餘有之。賀殿無所見。命名以倭。胡飲酒。唐有小飲酒。此方伶工不識字。如張胡子。或作朝小子。可見鳥。唐有鳥歌。萬歲樂。迴盃樂。唐有回波樂。北庭樂。無所見。承和樂。唐雅樂。河水樂。唐樂。河水清。菩薩破。唐樂。李白有菩薩蠻。益蠻慢破。一音訛轉。酒胡子。無所見。疑是

酒家胡之義。凡曰子者。多是唐樂。武德樂。六朝歷世有之。皆擬武舞。羅陵王。即蘭陵王。北齊樂。蒞河鳥。應是倭樂。安樂。鹽。唐樂。凡曰鹽。曰鹽。一音訛轉。樂中節目。十天樂。未詳。二臺鹽。宋樂。萬歲樂。唐樂。五常樂。無所見。疑是五行舞。即周太武。漢謂之五行舞。甘州。唐樂。又有最涼州。即西涼州。胡渭州。即小伊州。金慶。無所見。慶雲樂。唐樂。想夫憐。南齊樂。裏頭樂。無所見。夜半樂。唐玄宗樂。陪臚。疑是伴侶。北齊樂。春楊柳。疑是折楊柳。唐以前有之。扶南。外國樂。勇勝。無所見。老君子。疑是郎君子。唐樂。小娘子。唐樂。雞德。疑是景德。唐



樂越天樂。唐樂殿字爲是。林歌作臨河爲是。孔子琴操。王昭君漢樂。春庭樂一名和風樂。唐有火風柳花苑。未詳。喜春樂。唐有喜春鶯。赤白桃李花。唐樂安城樂。安世爲是。卽漢唐山夫人所作。周房中樂。遺聲河南浦。未詳。央宮樂同上。海青樂同上。平蠻樂。唐樂拾翠樂。未詳。青海波同上。千秋樂。唐樂蘇合香。唐樂出外國。烏向樂。疑是烏臼。出六朝。宗明樂。未詳。採桑老應是娘字。六朝樂輪臺。唐樂岑參有歌。白柱卽白苧。六朝樂竹林樂。未詳。劍氣禪脫氣。或作器。卽張旭悟筆法者。杜子美有歌行。散手疑是三洲。乃六朝樂傾盃樂。唐樂太平樂。北齊樂打毬樂。隋樂仙遊霞。未詳。乾鼓禪脫。未詳。還京樂俗訛稱還城樂。玄宗樂拔頭。唐樂一作鉢頭。出自外國。蘇芳菲。唐樂長慶子同上。一團嬌。同上一弄樂。未詳。感城樂。未詳。秋風樂。漢樂蘇莫者。唐樂作蘇幕遮。天人樂。無所見。賀皇恩。宋樂萬秋樂。未詳。頊者風火。驟起家人荷擔而立。書庫不可開也。祇記予所記耳。

又

茲接琅函。伏審足下平安之狀。深慰鄙懷。不佞劣劣。依舊鄉承召。見伏謁殿上。鴻臚特奏名。益破格之遇。



云遠近賀者人與書狼藉乎環堵之室不遑應酬大  
覺榮名之可厭也獨得足下書欣然披拆交誼所在  
喜溢翰墨亦堪感銘祇書中所云有不佞所不能當  
者竊以爲足下之言過矣昔孔子自衛反魯始見哀  
公當是時豈有動靜之可見哉况不佞陪臣也一蒙  
召見豈能言朝政得失乎夫君所不及臣且不言古  
之道爲爾况陪臣乎且吾邦數百年來一切武斷而  
文儒之職備顧問應對而已豈能言朝政得失乎朝  
臣尚爾况陪臣乎不佞乃一伏謁外廷已雖非常之  
榮乎亦陪臣之榮已豈足語進退乎吾聞之政府聊  
以風海內文執士云爾果爾是益國家鼓舞之盛意  
也足下遠方之士殊未審其實邪聞君徽襲其世祿  
而解摯御之職東行杳乎無期頗以爲歉不佞亦爲  
之悵然雖然不佞則謂肥雖大國乎亦六十州之一  
可不謂一彈丸地乎乃有足下有君徽有水生三人  
者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莊周所言非邪山水爲之增  
重亦足爲多已關以西唯洛有二于周南縣生拮据  
雖勤黻而未音豈若肥之富是可以自慰已大寧上  
人惠山看一篋山志及足下書見乞龜山記不佞之  
所未目安能口之且志所謂某某不佞生長東國未



習其蹟。驟視以為一草賊耳。豈能為楚漢鴻溝想乎。伏請為不佞善致意上人。餘未既。

徂徠集卷之二十三  
物茂卿著

徂徠集卷之二十四

物茂卿著

書牘一十五首

與墨君徽

足下臨別所留者二體耶。其擬七子詩。則足下從五馬西征。在途登眺。以及造其邦。宴筵之渥。侍從之盛。王劉應徐。即其人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之謂已。然非不佞野人所能屬和者焉。易水一歌。誦之殆乎不能。為懷也。歎歎不終曲。而輟者數矣。夫誦尚不能。



何況和乎。故惟敢和其三絕句。泠泠之響。亦唐高李之流亞歟。足下僻生海西。所乏師交。意其何從而得之。蓋肥距宰府不遠。豈古昔名公鉅卿所播遷以徜徉之。其流風遺韻。以被及今日者。然歟。君微足下。善自勉之哉。念益昌大其令圖。庶有以副阿蘇。勿礪之勝已。別後坐拮据。滕生後事甚苦。書是以緩也。數君書。萱君詩卷附緘中。冀見達焉。萱君才亦美。足下戒其不讀宋詩。詩必進。餘不贅。時暑甚。千萬自愛。

又

是歲春寒殊甚。暨一月梅始華。忽憶清容。則接足下

臘月書。得審平安狀矣。承惠華製各色墨。一餅形模雅甚。摩挲久之。殆不忍試其色也。聞購得世經讀之。夫文章經國大業。雖有作者。莫不根極詩書。為足下其勉諸。祇別後不得奉一詩。豈孔云之樂所奪耶。何迺金玉而音也。抑將所詠多玉臺之體。不堪遠示耶。又聞五馬之東在近。而足下復祇役。扈從乃將。因覩清容。及憶梅花哉。萱君亦來哉。臘月作報震菴書。無便未寄。寘諸槭中。伏乞致之。千萬自愛。不備。

又

足下果以明後日發耶。遂爾千里。如何可言。所示烏



樓曲以下十一首。總是佳境。往往入妙。祇乏豈第溫  
藉氣象。是自足下境地。是以爲齊梁優。而爲開天難  
耳。思所以變之哉。拙和一首。聊攄衷曲。硯銘黽勉塞  
責。副啓封套合六。附上作樣。令兄所命拙字二紙。及  
箏笛譜傍注指法。亦有一二差誤處。皆悉注改。震菴  
書屏山書及詩卷序。伏乞賚致。時漸暄熱。在路加餐  
食不備。

又

得書如面。茲知足下一路平安。寶眷完聚。深可欣慰。  
此土無暑。及秋乃酷。亦足知各在天一隅。也不佞雖  
疾乎。稍輕往年。伏冀勿勞遠念。德夫往增上寺前講  
書作生。亦是過日子。西歸後。諸作琅琅。可誦其可商  
者。往其勞也不備。

又

去冬以來。辱足下書者。二烟瓢紙匹。種種嘉貺。雜然  
在案。何謬愛之至此邪。方其時。不佞乃有六論衍義  
之役。日趨執政者之庭。腰腹如杯圈。困頓之餘。歸乃  
偃臥一室之中。氣息厭厭。焉是其所以書札廢絕。絕獲  
罪故人也。而足下不罪。是問賀則從之。蓋不佞嘗有  
所爭於執政者之前者。亦刀筆末事。草野常態耳。迨



疾事畢拜賜殿上。執法在座。禮官行事。亦國臣恒例耳。而傳聞者乃謂干預經國大計。恩意甚優。賀聲四至。深自慙。足下亦豈以此邪。夫價玉者豈求速售哉。若夫區區文墨之役。豈賀云乎哉。承示詩若干篇。悉臻妙境。初意足下才氣翩翩。頗似不受聲律之拘。及閱今作。整粟莊嚴。非復昔日之比。所謂多病還於詩律細者。其不竒不佞而後知者明矣。祇林亭黃花作胡沙行。未經鍛鍊。亦自當了了也。大氏吾黨之士。東壁既歿。詩唯服平二生。與足下耳。宇宙茫茫。唯唐明與今。而世不數人。天之生才。豈不艱乎。唯足下自

愛不盡。

又

甚矣哉。俗事之困人也。所不得報君徽書者。一焉。六閱月而始得一日之閑。君徽豈信之哉。君徽足下風氣日上。萬千自愛。不佞劣劣無它疾。歌行二篇。悉之不備。

又

日者承問建安七子出何書。按從軍唯子建一首。餘子皆弗傳。而公謙無偉長。未審靈運時別有所見否也。于鱗實擬議成變化。益取諸懷抱。與古人合契耳。



以余觀之于鱗不讓子建謝客自謝客何干建安足下宜識此意要不為英雄欺可也

答中文山

客歲辱雲牋兼以貴邦物產二件真縞紵之惠也以鄙作之不文適足玷名園而致此腴渥深增慚赧蓋足下書致自依氏之所而依氏病故遂以稽滯又值本藩獻前朝實錄不佞祇役刀筆者以至今今年焉力疾供事凡百皆廢是其所以久不報德音故也頃者因藪君見訪而譚及足下之事乃悟不佞負足下者罪亦大矣哉僅過半百精神恍惚不復人理不佞可謂天下棄物矣急修短槩托諸藪君以申負荆之義也惟足下宥恕

又

方令弟之東也辱惠尺一兼有不聿之贈遠情之殷懃也未知不佞以何得之足下已令弟風氣日上嘯咏不乏加之二王之迹奄有之益以知足下之賢哉所恨不佞移居西郊迺與大國之邸愈益遠矣以故不能屢見令弟是已令弟傳足下之意丐不佞之字扁其亭貴野鶩而賤家鷄者足下何以復犯之也以疾故不悉



又

承賜珍贖兼惠詩箋千里之情一何繾綣如是也令弟在東時或過從聰慧非凡才情清麗加之耽志典籍風流醞藉雖都下人文所萃亦所希覲是蓋名家世德鳳產丹穴實信然哉乃以切磋枉蒙相推爲之汗顏不知所言鄉者承托扁字不佞素昧八法時或酣餘乘興弄筆偶有狂態遂惹虛名傳播遐邇以故執志拒絕殊不作字但以令弟欵好不違所求耳是自餘事豈謝云乎哉鴻信路遙暑往寒來伏惟自重餘未旣

復西肥萱野生

聞足下奉先侯櫬瑩瑩乎西歸矣。亾論邦喪之悲。方諸罔極。乃跋山涉海。殆將二千里。是其荼蓼何可言乎。當斯念遽之際。辱弗遐棄。賜以尺牘。媿媿相屬辭。義駢摯。何其有意於斯文者。一至于此哉。蓋肥者西九州奧區也。自阿蘇寒火。赫奕乎洪荒之世。而白河名媛。宇土狂夫。業國風者所口實。近世清正行長諸公。遺壘荒壁。往往乎有之。五霞幽邃。不啻桃源。而貴邦士人水閒者。爲不佞姑之女之子。則土風民俗。山川草木。諸詭偉瓌奇之跡。素嘗得聞梗槩乎其家焉。



以故不佞雖僻在東海。亦或時時夢游乎其中者。不復一日矣。足下官暇。倘能徜徉於巖壑名勝之地。諷詠所至。斐然成章。遠以相示。則不佞雖不敏。安能不揚扨其一二。以酬來美也。况乎義空鄉已具言。足下鄉往不佞者狀。而申以此殷勤。深堪感銘。聊此布衷。惟足下鑒察。時下春寒。自重。不備頓首。

復肥文學木屏山

去歲辱接華楫。茲奉德音。伏惟足下。經明行修。膺選雄藩。木鐸一邦。垂範後進。加之令郎。岐嶷詩禮承訓。蘭玉發祥。克迓茂昌。祇以海山。賔閱瞻望。難及。而况

僻處自。阻交大方。一時譽髦。昧其平生。豈不聾聵。愈。哉。忽蒙不鄙。千里修問。傾心瀝膽。假之褒獎。弁言之役。特見委囑。轉增赧汗。內省則疚。時值宿痾。輒發。不即奉答。罪譴維多。有負遠誠。經夏涉冬。病少得差。黽勉翰墨。聊酬來意。寧能萬一。卜衛庶幾。皇甫亦惟兼葭。玉樹足覽。形穢耳。伏冀亮察。不盡所言。

又

辱惠華翰。併以佳茗。感謝何已。伏知橋梓無恙。教授弗勸。深堪忻慰。鄉呈鄙序。病餘所裁。醜陋殊甚。乃承見謝。極其推服。倍加愧歉。吁千里渺茫。良覲何日。臨



書悵然謹且裁復不備

復水神童附別幅

數年前韓使之役得見足下所稱詩尊公書中業已奇之尚謂博士家髫年試業故自爾爾茲辱尺一方信足下爲海內豪杰也夫其鄉往之殷推服之深初疑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它邦之人莫有相識之雅飾言修交禮豈得已乎哉徐而察其措辭之際文章所渠矐精神所渙發蘇山降靈亦何瑰奇麗特若是其尤乎予不佞倡學東方殆且二十年妄不自揣揭天下爲之先則同志君子相共翔集六藝之林步步驟

驟固竭吾思而克肖焉者何尠矣足下迺從數千里之外窺諸一二簡牘之末僅出一旦之力輒便肖之自非穎悟天授則精誠所格神其通之來書所謂師襄之琴羹墻之喻豈虛言哉義有攸當各言其志仲尼不爲僭文王不可謙明大將軍戚子曰豪杰士開口見肝膽者母乃足下之謂歟伏惟世際昇平融朗之化洋溢寰區元氣所蒸茲生麟鳳維帝之力于我何有哉四海無外列國兄弟何況千里比肩存乎其人豈彼此之足言哉祇君子所貴於道者學也非材也自今以往其務博學無方資友有類虛以容之默



以養之。循循勿速。期於晚成。春秋之富如岳如川。令聞日興。滾滾其來。是區區老耄之言。所以酬來意者。爲爾既見其心。遠謂之何。未覲其面。豈以爲邇。彼美西方。佇立以望。若夫承問件件。布諸別幅。不備

承問。詩書禮樂易春秋。謂之六經。又謂之六統。蓋昉於七十子以後也。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士子所學。止於四者。若夫易與春秋。則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它邦所無。而自孔氏以後。乃學士得通習者。審矣。故其稱經稱統。皆

後世之事。已。但觀二年視離經。則經之名古有之。指本業言之。凡經之言。簡衆義所葆塞。猶經持緯。迺以經常解之。非矣。詩大序小序。一篇之文也。析而二之。亦非矣。且序者。詩傳也。蓋詩緣人情。或出田畷紅女之口。豈須訓詁。且無義理可言。故解詩者。序其事。由而足。是所以謂之序也。後世操觚之家。有序記贊銘種種之體。人徂其所見。乃謂序非傳也。詩當別有傳也。今所傳大小序。七十子以後儒者所爲。未可識其爲誰。其源或出於子夏。亦未可知。要之亦不無傳會焉。至於書序。則膚淺。乃下詩序一等。足下所見可



謂晰矣。祇尚書之名古無它書。故得專書之名。迨於戰國時。大學引楚書。晏子引紀有書。惠子多方五車。寔繁。故加尚字別之耳。家語亦出孔門。但載筆有工拙。故比諸論語。殊覺其劣。弟子本姓類。豈王肅嫌其少。附以它書歟。春秋三傳。其說甚長。略而言之。左傳即魯春秋是已。丘明魯史。故春秋存於其家。孔子作經。猶史記有年表。資治通鑑有目錄。是自聖人特筆。然亦必與左傳相須而行者也。故左氏謂之春秋。而不謂之傳。可以見已。或一二有解經之文。亦後世所加耳。公穀二家相傳出。自子夏子貢。是或然也。然古

人說經。必施諸政事。可行當世。故不必守經文。衍縮隨意。觀於易十翼。韓詩外傳。及論語戴記。引詩書者。可知已。故公穀亦非注經者。迺戰國時以春秋說於人者之言耳。漢儒隱枯。遂為傳註。降至宋明。儒者皆經生。安知孔氏之學哉。適莫訓親疎。亦漢儒相傳之義也。其實適訓主。莫訓定。無適者。無所專主也。無莫者。無所一定也。以為無親疎者。自比字生。比者親也。故三國志亦以為無所親疎之義。墨生所傳說不的。所以致足下之疑也。大氏學經。所以求知道也。道之大端。二曰禮。曰義。禮聖人所立也。義亦聖人所立也。



往後集 卷之二十四  
故學道者求知義焉苟能知義則治天下國家其如  
示諸掌乎後世古言不明認理爲義由是而儒者之  
言蔓衍自恣無所不至焉是予不佞所以悲也千歲  
邈矣六經闕焉其時與事安能可一一知乎故世之  
治經者字爲之詁句爲之解皆務求颺諸口舌使人  
聽信者也非欲施諸政事平治國家者也穿鑿附會  
宜哉足下思諸方今國家崇道文學大興予不佞憊  
矣莫有進取之志妙年英才往其勗哉

又附答問

墨君徽致足下書篋實將之深荷遠忱大邦君子其  
何弗忘區區之至此也數年前不佞旣已識足下於  
幼年之日今再接再書果爾規摹宏遠大非海內諸名  
家所能及矣不佞六十之年閱才多矣而未育足下  
者殆使不佞讀之不覺疲焉是雖不佞言則有中乎  
亦草木臭味耳足下之推不佞亦爾則豈必徒爲之  
謙讓不敢當以學世中行之士邪嗶嗶思古雖仲尼  
之時尚且難其人況今日乎世代久遠載籍湮沒點  
乎它無所見琴張原憲乃能作論語以明聖人之德  
於萬世而六經七矣其功豈必游夏丘明之下哉足  
下善自愛念益積學廓大以俾老耄之言有徵乎則



不佞所望也。雖然，足下之才，得諸國家昌運，與大邦山川之精爽，豈容不佞言乎？夫士之生世也，無所用於今，亦虛生耳。然苟不通古，必不能知今。後世君子負當世之志，而才不蔽志者，皆不通古之愆也。才雖稟諸天乎，亦必成於學。故曰：通古知今，志之善言也。古今邈矣，能一之者，其唯豪杰之士乎？仲尼之所以思狂者是已，足下其繹之。足下詩益肖太白，但太白學樂府，足下其察之。承問數道，以見足下之學，既能得其大者焉，亦好古之效也。不佞之爲對，盡心焉耳矣。足下其覽之。學問之道，不佞與有一日之長也。故敢以酬足下盛意。時暑盡秋深，益見道路阻且脩哉。不備。

承問先王之教，不過詩書禮樂，各成其德，各達其材。而後世經生文士之習，與此相反。治教異撰，儒吏殊用。此自足下卓見，深愜鄙衷。不佞中年始祛舊習，足下妙齡既能言之，何其有智無智相挾之至此也。後生可畏，豈不信乎？不佞謂孔門四科，亦有長政事者焉。有善文學者焉。人之材，豈與後世殊哉？各以性異，是正所謂成德達材者。而其學一在詩書禮樂，是其與後世殊也。蓋古之學者，皆以禮樂成其德，均之君



子人也。而其政事文章皆繇詩書出。所以不悖聖人之道也。秦漢而下。以郡縣代封建。以法律代禮樂。其言吏治者。亦孰不援經術。而郡縣之治。凡百制度。不與古同。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僅用以緣飾吏術。云爾。豈能法先王哉。祇漢法尚疎闊。吏多得便宜。從事爲近古也。隋脩宇文周之律。唐宋明皆因之。申韓之法。至是始臻其極。夫復讎者。先王之道也。律無之。可以見已。此後世吏治經術。所以岐爲二途者。昉於秦漢。成於隋唐也。文章亦然。禮樂亾而言不君子。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佛老清談乘之。士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古文。程朱一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爲積習所錮。則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亾。無如之何。苟非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詩書與禮。優游厭飫。久而化之。習以成性。而德慧術知。由此以出。則其所見濯然習俗。



洪忍之中。庶足以弗悖耳。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不佞謂詩書辭也。禮樂事也。義存乎辭。禮在乎事。故學問之要。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微。議論之精。則有所憑據。可識後世紕繆所在。為不爾。徒以己之心。與理言之。泛然莫有底止耳。然世自好者。多謂古自古。今自今。何必學古。自以為達。殊不知古有聖人。而今無聖人。則其所為。今誠弗誣。而其能弗悖聖人之道者。吾未之信。其人自以己之心。斷之。謂是弗悖古聖人。則其人自以為聖也。豈不妄乎。乃溺其所習。往往乎語之不能通。故不佞未嘗為人言之。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爾。

承問禮樂古宋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証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為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為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為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為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疑為樂經殘簡者。信如足下所指。摘也。如孔子以前。則詩存人口。禮樂皆以人傳之所



謂文武之道未墜地而在人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其事見戴記。今觀儀禮十七篇。直錄升降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亦譜已。祇古譜亾失。故謂樂亾者不可謂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所錄。自古有之。蓋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晏墨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爲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紕詩爲琴歌。紕書爲古史。詩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錄。豈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

以書爲文字之學。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爲書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是禮也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軍賓嘉爲盡乎禮。殊不知五禮



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盡乎禮也。此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為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辭。事則莫詳於三禮。故不佞以為士不通三禮。不足以為好古也。

承問左傳魯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按丘明作左傳。其說尚矣。論語左丘明亦同人。古來無異說。乃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恥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此而後異說紛如。蓋六經之外。文章之妙。無過左傳者。古之文章。乃先王禮樂之化所生。故其絢爛乃爾。如左傳易傳禮運樂記是也。至孟子時。禮樂

之化漸漓。其辭質勝。是為變調。韓祖孟子務去陳言。故貶左氏為浮誇。此文人競長常態。豈足援以為斷哉。宋儒皆韓奴隸。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巧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氏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其非。古書皆廢。適見拗戾已足。下所引竊比於我老彭。同類者誠然。然又有我與汝有是哉。願為之宰之類。竊比云我云尊崇其至者。自非丘明匹矣。承問律曆古法。甚簡甚樞。鄙衷不佞好樂。由是推覈聲律之說。頗得盡其蘊。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是律本以人音爲準。後世乃以尺度累黍求之。所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鐘。乃古黃鐘。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爲黃鐘。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槩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刀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鐘。亦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變黃鐘。則其數至數十百千萬。莫有底止。其以爲十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如本邦

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鐘。必吹一越。故堂下樂。以爲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爲律名。故爾。樂家此類極多。不足怪已。旣以一越和黃鐘。則其管最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古法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親驗。合不隨而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以其人所推驗。不過三四十一年之久耳。必得數百十歲之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故堯典聖人之智。乃爲至矣。授時曆。世所推崇。然僅以三四十一年之推驗者。與它曆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如歲



差古來未有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盈乎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安知數千歲之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往歲增一將來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時何如也大氏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間以蟬螭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一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之言但六藝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主觀美考工記所載鍾簴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嫩

惡古亦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三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僞覈偏傍甚拘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而不注爲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己心掃而去之是安在其爲字書乎魏校六書精蘊以點畫說性命之理鑿哉是皆不識六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佞未之學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如圓率乃積



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數萬微塵，孤不入算，豈足為圓率哉。往歲清人獻朱載堉樂書，朝廷俾不佞考閱。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未審其如何。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創也。韓愈始尊孟子，然尚猶以荀楊並稱。至於宋儒，躋其人於孔子，媿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為儒者常言，昉于此也。其說益本諸道統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毋乃倣浮屠乎。夫子路者，曾子所畏也。後世躋曾子四配而坐，子路廊廡，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其享諸後儒，乃以己之心，黜陟古人，不佞則謂之僭妄已。

此書舊藏  
共益貸本

145

1014

徠集卷之二十四



